



那年冬夜。

狂风,打着呼哨,撕扯着门前的几棵老杨树,经年的门窗,被刮得咣当乱响。我们一家人伏在被窝里,或睡,或寂寂地醒着,听院子里的老北风,挂乱村庄头顶的星光,以及屋檐下的鼾声与梦境。

就在这时候,“喵——,喵——”,外面隐隐约约的,起了几声猫叫。最先是母亲,像是自言自语,又像是和谁说:“外边,谁家的猫呀?”父亲翻了一个身,嘟囔了一句,接着便又睡去了。我睁开了眼睛,屋子里一片漆黑,感觉东一绺西一绺的,到处是风。我轻轻喊了声:“妈。”“哦,你也没睡呢。”母亲胡乱应了我一句,接着说:“窗户外,也不知道谁家的猫,想进来呢。”

我仔细听了听,果然有。母亲开始窸窸窣窣地穿衣服,接着下了地,趿拉着鞋,“吱呀”一声开了门。一股寒气呼一下子冲进来,一瞬间,仿佛被人揭了被子,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母亲走出屋子外边,大风把关于母亲的所有声响都刮跑了,母亲在做什么,我不知道。我猛吸了一口凉气,想象着母亲在外边所做的一切。

不一会儿,母亲进来了,带进了一身的寒气。打开灯,母亲怀里,多了一只猫。猫不大却羸弱,身上有几处,没了毛,样子很难看。母亲把它放在被窝上,猫趑趄趑趄的,站都站不稳。父亲

一只猫的奇遇

马德

睁开惺忪的睡眠,看了一眼猫,然后,扫了一眼母亲,便又扭身睡去了。我伸手摸了猫的头一下,猫的身上真凉,看来,它都快被寒风冻透了。谁知道,我就这么一碰它,它居然应声倒了。

它实在太虚弱了。

第二天,父亲快快地说:“把这家伙扔了,人还不好活呢,谁愿伺候它。”那时候,家里正穷,有点剩菜残羹都给了猪,谁都清楚,猪是一家人经济的主要来源。母亲也没说什么,但也没有把猫扔了的动向。就这样,一只气息奄奄的猫,在我家暂住了下来。

母亲那些日子脖子下面无缘无故起了脓包,越来越大,吃了些消炎药,也不顶事。问了村里的医生,医生说,只能吃药看看,没有别的办法。即便是几粒药,母亲也不舍得,一顿吃一顿不吃的。

父亲依旧气鼓鼓的。无论如何,他都看这只猫不顺眼,有几次粗声大气地呵斥它,吓得它躲在墙角,低着头,蜷缩着身子,不敢动。我和母亲都不说话,任凭父亲旁若无人地骂过。

事后,我们还是丢一些吃的给它,它吃时,依旧胆小,低着头,不敢正眼看我们。

母亲的疙瘩开始蔓延到脖子的四周,越来越严重了。有人建议说,去县城的医院看看吧。那得花多少钱啊,母亲说死说活不肯去。母亲一辈子都没去过县城,她觉得,那个地方万万去不得。

又是一天晚上,一家人睡下。半夜时分,先是听得猫一声惨叫,然后,便是母亲锐声骂猫的声音。我和父亲赶紧起来,见母亲脖子上的脓包被猫给抓破了,脓血流得到处都是。父亲突然气不打一处来,一脚踢出去,猫一声惨叫,被踢到了地下。然后,父亲坐在那里,又是一通高声大气的咒骂,说收留了这么一个祸根,活该这样。母亲一边啜泣,一边解释,说不知道怎么压了它一下,或许它被压痛了,就突然伸爪挠到了她的脖子上。母亲的意思是,这完全是一个意外。但父亲不管不顾,只是高声大气地骂。

第二天,一家人谁也不说话。那只猫,早没了踪影,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但蹊跷的是,后来母亲脖子上的脓包竟越来越小,最后定了痂,痂掉后,就好了。

好多年以后,母亲说,那只猫,救了我一命。父亲讪讪地说,那猫爪有毒,或许是以毒攻毒吧。

故剑情深

张希

公元前72年,汉宣帝刘询初登大宝,朝局未固,根基尚浅。一日,他颁下一道殊异圣旨,不涉军政要务,不关天下民生,唯独寄情于一己旧物。诏中自述:自己年少流落市井,身世飘零,孑然无依,唯有一柄旧剑朝夕相随,伴他熬过岁月清贫、人世风雨。如今君临四海,坐拥山河,尽享世间荣华,却始终心念旧物,遂令群臣寻访。

圣旨既出,举朝文武皆生疑窦。自古帝王诏令,无非安邦定国、整肃朝纲,从未有劳举国之力,寻访一柄无名无迹、来路寻常的旧剑。百官默然相视,细品诏文深意,揣摩朝堂局势。

刘询身世坎坷,命途多舛。幸得外祖母一族倾力庇护、悉心抚育,方得保全性命,长于市井乡野,远离深宫奢靡,阅尽人间百态。半生布衣浮沉,淬炼出他敦厚沉敛的品性,亦让他重情守义,倍加珍惜贫贱相守的尘缘。

汉昭帝无嗣崩逝后,帝位虚悬,朝堂动荡。权臣霍光手握朝纲权柄,权衡利弊,决定拥立刘询登基。昔日布衣宗室,一朝登临九五,执掌大汉万里江山,却也深陷困局。彼时他朝中无亲信、手中无实权,朝政军政皆受制于霍光,一言一行皆受掣肘,步步如履薄冰。为稳固帝位、安抚朝局,他无奈迎娶霍光之女人宫,以求制衡局势。

一时之间,百官纷纷上疏,奏请册立霍光之女为后。事实上,刘询落魄困顿之际,早已聘娶小吏之女许平君为妻。当年他身无长物、颠沛流离,唯有许平君不离不弃,伴他安守清贫、共渡磨难。数载朝夕相守,相濡以沫。于宣帝而言,纵坐拥四海、权掌天下,亦不及糟糠原配的一寸深情。奈何势单力薄的他,无力公然抗衡强权,只得隐忍克制,静待时机。

进退维谷之际,宣帝巧借寻剑之名,书就一纸温厚诏书,隐晦倾诉自己始终未改的初心与执念。群臣幡然醒悟:至尊帝王尚且念念不忘贫贱旧物、惜旧念昔,岂会辜负风雨同舟、清贫相守的结发良人?旧物尚且不忍相负,何况患难与共的枕边至亲?满朝文武皆为宣帝赤诚本心所动,纷纷改易心意,联名上疏,恳请陛下立许平君为后。大势所趋之下,权臣霍光纵使心有芥蒂,亦只能默然作罢。

彼时宣帝帝位飘摇、步步受制,稍有不慎便有废黜殒身之危。可他甘冒风险,只为予患难发妻一份堂堂正正的中宫名分,守住年少清贫之时的纯粹本心。一纸朴素寻剑诏,无绮丽辞藻,无浩荡声势,却成为一代帝王最真挚的深情告白。

千载岁月流转,故剑情深的佳话绵延至今,成为流传千古的帝王深情绝唱。



牛博士问道 思考

戴逸如
文并图

梅尔说:“思考,至少就其部分来说,在于克服习惯势力。”

牛博士说:“更要紧的是,在于见人之所未见。”



网络新词语

色香味弃权

董春好

“色香味弃权”是网络上流行的谐音反讽梗,由大家熟悉的“色香味俱全”改编而来,用来形容食物的外观、香气、口感全部不达标,完全不符合常规美食的标准。这个梗的使用场景非常广泛,既可以用来调侃自己厨艺不佳,做出的饭菜难以下咽,也能用来吐槽外卖、食堂出品的食物敷衍难吃,用幽默的方式消解了“食物难吃”的负面感受,让吐槽也变得轻松有趣。

最近在练习毛笔字,偶尔也写给朋友看。

久而久之,发现这是个近乎机械重复的动作。一个撇或一个捺,要写几百遍甚至更多;一个小小的点有很多种形态,写几百次也到不了理想的境界。

书法是审美的艺术,站在审美甚至历史的角度看写字,苦中有乐吧。

机械的重复,似乎意义不大。但是,某个中午,我随手在旧报纸上划了一笔,竟然也有了一点意思(不敢说“神韵”)。这让我瞬间想到了前人的句子,“妙手偶得之”。——“妙手”未必有,但偶然的收获还是令人开心的。毕竟,任何一种意外的惊喜,都是上苍的恩赐。

由此,我又得到了一种启示:像写诗一样,练习书法,每一笔都是在进行美的历险(诗歌创作,本质上是在进行语言的历险)。

生命,归根结底来讲,是在进行近乎机械的重复与摸索。生命的乐趣在于,我们总能在看似机械的重复之外,找到一丁点迥然不同的感触。

小说《百年孤独》中,晚年的奥雷里亚诺上校,一直躲在作坊里做小金鱼。他反复融掉自己做的小金鱼,然后重做。再做,再熔炼。在漫长的岁

重复的价值

冯磊

月里,这是一场无休止的劳作。

一天,他看到母亲乌苏娜趴在栗树下她已故丈夫的膝上哭泣。他在栗树前停了片刻,母亲伤感地告诉他,父亲的亡灵告诉她,上校就要死了。父亲的预言激起了他的斗志和高傲。此前不久,他的17个儿子被人谋杀了。上校突然说:“一个人不是在该死的时

候死,而是在能死的时候死。”他四处奔走,频繁去拜访昔日的部下,想要重新发动一场殊死决战。这时,老部下告诉他:“我知道你老了,可现在才明白你比看起来的样子还要老得多。”上校终于明白,没有人愿意跟着他打仗,他的战争彻底结束了。

上校的一生,身经百战。晚年,他把自己困在自家的作坊里。在生命的后期,他突然意识到:那些曾经执着的荣誉、权力、理想与仇恨,在时间洪流面前,终究留不下什么。

在年复一年的创造与毁灭里,他把汹涌的情绪囚禁在循环劳作之中。熔铸小金鱼,成了他与这个世界唯一的相处方式。

书法如此,做小金鱼也是如此。在无尽的循环往复里,在斗室、在方寸之间,我们选择不断打磨技艺,以期在斑驳的岁月里安顿好自己的内心,这便是重复的价值。